

全宋筆記

第二編 六

大象出版社

王 鞏 聞見近錄

王 鞏 甲申雜記

王 鞏 隨手雜錄

陳師道 後山談叢

朱 或 萍洲可談

趙令時 侯鯖錄

全宋筆記

第二編
六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第二編 六/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.—鄭州:
大象出版社,2006.1
ISBN 7-5347-4189-0

I .全... II .①朱...②傅... III .筆記—中國—宋代—選集
IV .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151710 號

全宋筆記		第二編 六	
特約編輯	陳新		
責任編輯	郭一凡		
整體設計	張勝		
出版發行	大象出版社		
	鄭州市經七路 25 號(450002)		
制 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		
印 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		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
開 本	640×960 1/16 17.25 印張		
字 數	161 千字		
印 數	1 500 冊		
定 價	31.70 元		

目

録

聞見近録	王 鞏撰	一
甲申雜記	王 鞏撰	三七
隨手雜録	王 鞏撰	五三
後山談叢	陳師道撰	七一
萍洲可談	朱 或撰	一二五
侯鯖録	趙令時撰	一八三

◎王

鞏撰

聞見近錄

戴建國
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【一】

王鞏生卒年，參見張其凡：《王鞏及其著作考述》，《宋代典籍研究》，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二〇〇五年。

《聞見近錄》一卷，王鞏撰。王鞏字定國（一〇四八—一一一七）^{【一】}，自號清虛先生，大名莘縣（今屬山東）人。宰相王旦之孫，工部尚書王素之子，參知政事張方平婿，宰相劉摯姻家。歷通判揚州，知海、密、宿州。政見與王安石新黨不合。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坐與蘇軾交遊，謫監賓州鹽酒稅務。徽宗崇寧元年（一一〇二）入元祐黨籍。官至宗正寺丞。王鞏以跌蕩傲世，好論人物，強力敢言，不畏權貴，每上書言事，多切時弊。一生多次遭貶逐。好學有文采，善小草，有《論語傳注》及詩文集，不傳。今存除《聞見近錄》外，尚有《甲申雜記》、《隨手雜錄》。《宋史》卷三二〇有傳。

本書所記上起周世宗，下迄宋神宗，多為朝廷政事，可補史傳之闕，如真宗和仁宗的立儲，漢失意之士張元導引西夏國入侵，皆有記載。間雜宋代典章制度，有較高的史料價值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評曰：「三書皆間涉神怪，稍近稗官，故列之小說類中。然而所記朝廷大事為多，一切賢奸進退，典故沿革，多為史傳所未詳，實非盡小說家言也。」

關於王鞏所著三書的成書次序，四庫館臣云《甲申雜記》在前，《聞見近錄》、《隨手雜錄》在後。然李裕民先生考證，成書次序應為：《聞見近錄》、《甲申雜記》、《隨手雜錄》^{【二】}。

【二】

李裕民：《四庫提要訂誤》（增訂本），中華書局二〇〇五年。

【三】

參見丁瑜：《影印宋本〈甲申雜記〉》、《聞見近錄》說明。

《聞見近錄》現存版本有南宋刻本（收入《古逸叢書三編》）、《唐宋叢書》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、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、宛委山堂《說郭》本（全本）、《學海類編》本、商務印書館《說郭》本（節本）。南宋刻本鐫有刻工況天祐等姓名，據傳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載，知爲寧宗時刻本【三】。王鞏從曾孫王從謹著有《清虛雜著補闕》一卷，補錄了《聞見近錄》遺文二十五則。其卷尾題款曰：「乾道四年夏六月，以同舍吳君一能本校《聞見》、《甲申》二錄，所闕凡二十六事，錄如右。」據此，當時《聞見近錄》流傳本子不止一種。吳一能所藏本爲足本，而其後寧宗時刻本文字已有脫漏。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據宋本重刻，脫文同，所據底本與寧宗時刻本當爲同源，或云即爲寧宗時刻本。

此次整理，以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爲底本，校以南宋刻本、《學海類編》本（簡稱類編本）、《唐宋叢書》本（簡稱唐宋本）、《四庫全書》本（簡稱四庫本）。又，《清虛雜著補闕》遺文二十五則，今移錄於卷末。

柴世宗得天下，劉崇自河東犯闕，世宗將親征，馮道力諫止，世宗曰：「太山壓卵耳，何爲不可？」道曰：「陛下可謂太山乎？今皆宿將，久處貴位，氣方驕。陛下即位，席未暖，未易使也。」世宗以道輕己，即日命駕出，師次高平，遇崇接戰，世宗據高原下觀，兵陣方接，東北角奔，西北角次之，王師敗績。明日，按軍不戰，置酒軍中，酒行，牽奔將七十二人，斬纛下。即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。左右股票。太祖皇帝實預補中。明日，再戰，軍士不用命者，太祖刃其笠以識之。戰罷，識者皆斬之。軍聲於是大振，崇走，遂圍太原。

太祖皇帝爲殿前都點檢，有殿直衝節，執詣樞府，樞相王朴曰：「太尉軍制，殿直廷臣，無迴避禮。」太祖即位，每歎曰：「安得王朴者相之。」

太祖將北征，過韓通飲，通子欲弑之，通力止乃已。明日陳橋欣戴，入御曹門，以待將相之至。時伏弩右掖門外，通出，死矢下。石守信實守右掖，開關以迎王師。至中書，立都堂下，召范質、王溥、魏仁浦與語，移刻，將校持刃迫質，帝叱之。質與帝約，賓禮柴氏，保其天年。乃召陶穀草制，詣前殿，帝北面立，宣制，制畢，坐朝百官。

故事，執政奏事，坐論殿上。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，執政登殿，上曰：「朕目昏，持文

字近前。」執政至榻前，密遣中使徹其坐。執政立奏事，自此始也。

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，虜空山後遯，王師據幽州，虜甘心沙漠矣。有赦例即君于越者，小羌也，請得五千騎以賞王師，不成退處未晚，虜從之。乃騎持一幟，由閒道邀我歸路。周環往來，晝夜不絕。帝疑救兵大至，宵歸定州。王師多沒虜者。由是，虜至今號其奇兵曰「于越軍」。前此，自柴世宗畫御河爲界，虜未嘗敢犯邊，自爾日尋干戈，至真宗皇帝澶淵之幸，方息兵。御河，蓋世宗運漕河也。

【二】

國朝以來「朝」原作「家」，據宋刻本改。

國朝以來【二】，知制誥封還詞頭蓋鮮。康定閒，張文定知諫院，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，初以后族出入禁中，一日，削其國封，奪其門籍。久之，出入如初。張文定請對，論其不可。富文忠曰：「真諫臣也。」未幾，中旨還其國封。富文忠當制，遂封還詞頭。朝論謂無近比，然僉是富文忠矣。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，歐陽文忠援富文忠例，封還詞頭。後遂爲例。

至和中，仁宗皇帝不豫，一日，喻大臣擇宗室以傳天下。又曰：「允良雖僭擬，然變晝作夜，諒無他心；宗諤外示節儉，疑其有心者。」後董婕妤因上元出遊，有密祈董請立周王後幸已立者。周王，真宗子，在仁宗爲近屬也。俄有詔立之，禮官與中書議不決，請于上，上親書從政、宗諤、宗旦、宗實四名以示中書。歐陽文忠公曰：「周王沒，童孩無立後禮。」議遂寢。宣宗旦，聞恐，醉卧三日不興。其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爲皇

子，蓋本仁宗之意也。

慶曆中，親事官乘醉入禁中，仁宗皇帝遣諭皇后、貴妃閉閣勿出。后謹聽命，貴妃直趨上前。明日，上對輔臣泣下，輔臣亦泣，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。上謂：「貴妃冒不測而來，斯可寵也。」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。張文定得其說，即詣恭公，以爲不可。恭公持議甚堅。久而上復問之，梁相適進曰：「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。」聲甚厲。既退，上留適曰：「朕止欲稍加妃禮，本無他意，卿可安心。」羣論遂止。

故事，建儲皆大臣議定，召學士鎖院。英宗皇帝大漸，學士王禹玉當制。上遣御藥院供奉官高居簡，就第召張文定至寢幄，文定時在告也。英宗冠白角冠，被黃服，憑几語文定曰：「久不見學士。」意慘然。榻上有紙一幅，上有「明日降詔立皇太子」八字，而未有主名。張公曰：「必潁王也。」盛言潁王身居嫡長而無失德。上領之。文定乃進紙筆，請其名。上力弱，字疑似不可辨。再請書，乃大書「大大王」三字，遂歸院草制。明日，大臣始知潁王爲皇太子。神宗皇帝每謂文定曰：「國朝以來，卿可謂顧命矣。」

真宗皇帝聖嗣未立，以綠車旄節召濮安懿王，養之宮禁中。仁宗皇帝生，以簫韶部樂送歸邸。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，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以入禁中。英宗皇帝甚幼，初不在進名，楊后見之，抱之以歸。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宮閣，宮中號英宗爲官家兒，宣仁爲皇后女，仁宗每戲英宗曰：「皇后女可以爲婦乎？」英宗謝

之。由是宮中每以爲戲。豫王生，英宗還邸。仁宗尋故約以宣仁爲夫人，則宣仁所以簡上心者舊矣。

至和中，仁宗寢疾，時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獻立後，而慈聖意在英宗。傳道中外者，張茂則也，而伺察英宗起居狀者，王廣淵也，蔡抗也。事垂成，語文潞公，潞公爲首相，與富公議協，密諭王文忠爲詔草，常懷之以待非常。久之，仁宗疾有瘳，潞公服喪去位，富文忠乃召韓忠獻爲樞密使，且密告之，欲共圖其事。富文忠尋亦憂去，忠獻乃立英宗爲皇子。富文忠聞之不懌，以謂事固定，待有變而立可也。萬一有疑阻，則豈復得其人也。韓、富由是構隙。英宗即位，時富文忠解喪爲樞密使，一日，鎖院，麻出，乃立穎王制，富文忠初不與聞，遂以語侵忠獻，而引疾力去。韓忠獻之喪，富文忠一不弔問。

仁宗春秋高，一日，出巨軸付中書曰：「第四十二封。」乃司馬文正乞立嗣疏也。翌日進呈，宰臣曰：「司馬光何其疏之多也。」上曰：「非獨光也，前後人共四十二疏，卿第議之。」中書袖歸。翌日再稟，上曰：「與密院同議。」又翌日，同進呈，上問韓忠獻公曰：「宗室中卿厚誰？」韓忠獻恐慄，逡巡退立。復問曾宣靖等，韓忠獻久之曰：「事繫陛下。」上曰：「朕懷此久矣，顧未知卿等意耳。」探懷取紙一番，乃英宗皇帝藩邸舊名，議乃定。既退，上歸宮，顧左右曰：「我有交代矣。」宮人衆泣，其後成上意而不變。及慈聖光獻同聽政，一二貴璫間言兩宮，而兩宮終始無事者，韓忠獻之功也。

【二】
西賊圍羅近城甚急「羅近」，類編本作「邏市」。

韓忠獻當國，召王翰林珪至中書受立英宗爲皇子詔。王曰：「此事須面得旨。」中書以爲得體。及對，乃曰：「事出陛下耶？大臣耶？今宮中有將臨月者，姑俟之可乎？」上曰：「事出朕意，天使朕有子，則豫王不夭矣，立之以慰人心。」又曰：「爲誰之子而立之？」上曰：「天知地聞，濮王子也。」遂退草詔，詔有「濮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」之句。

景祐中，仁宗皇帝嘗寢疾，雖安，羸弱。時相呂文靖請置大宗正司，以濮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。蓋意有所在而人無知者。

熙寧中，西賊圍羅近城甚急【二】，賊得吾禁卒，語之曰：「汝語城中，張大吾軍，使速降，當與汝爵祿。」卒敬諾之。致卒危梯上，下瞰城中，卒輒大呼曰：「西賊人少糧盡，朝夕去矣。城中堅守之。」賊怒，醢之。雖古忠烈之士，無以過也。

仁宗皇帝朝，有獻新樂者，其音近鄭、衛，衆謂非古，遂寢。熙寧中，劉几等頗采用之，教坊樂工某乙詣几上書，以爲不可。几以書聞，付大理問狀，工曰：「國朝所用王朴樂爲近古，今几所奏純清而不濁，鄭、衛音也。又兩宮聲，大宮微而此宮高，是有兩君之象，天無二日，國無二王，樂之所諱。」時以爲狂，編管畿縣。未幾，哲宗出閣，遂即帝位。

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，豪有力，性嗜雞子，日食十數以爲常。其主典庫冀五郎者，每爲畜之。一日，冀方探篋取之，一自篋中直上而升，至士寧庖舍而墜地，氣若黑霧，其臭薰烈。家人驚異聞，火起堂廡，帑藏須臾而盡。嘗畜皇祐錢萬貫，謂之鎮庫錢，焰

起，爲煙毬而去，不復銅滓。冀生尋自服砒霜，爛腸而卒。張目見之。

張大夫幼子嗜鮮鱗，張運判湖南，其子買魚剝腸芼羹。羹沸，剝魚游泳鼎中，羹成，鮮活若不剝者，視之則剝矣。遂絕烹鮮。

鞏源者，嘗語張大夫曰：「真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，一日方醢肉，几上肉中哀號，累日不絕。蔡元長作尹，聞而取視之，其聲益悲，命爲棺斂，飯僧，燒之，灰燼中得白骨一副。」

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，生子名堯封，與堯佐爲宗表兄弟。堯封游學南京，遂娶曹氏女。堯封俊邁，從學山東孫明復，至其舍，執事皆堯封妻女，如事親焉。時文昇倅南京，子彥博、彥若，竝師明復，明復遂薦堯封于文氏爲門客。張、文之好始于此矣。堯封就舉，與張文定同保，將引試，語文定曰：「宗表兄自無錫宰歸，當往求舉資。」及還，堯佐但與錢五百文。後堯封舉進士第，任石州推官卒。其女人宮中，爲婕妤沈氏養女，是爲溫成皇后。久之，得幸仁宗，貴寵日盛。時相乃爲訪其族氏。會堯佐以太常博士知開州還，時相因以白上，除祠部員外郎、府界提點。尋繼遷擢，遂自待制、河東轉運使拜龍圖閣學士、知開封府，即自刑部員外郎除給事中，拜端明殿學士、提舉在京百司，遷三司使。未幾，降制拜節度、宣徽、羣牧、景靈四使。一日，大旱，策免宰相，潞公召自蜀，將至闕下，貴妃親視供帳以待，其夫人入謝。衆論諠然。時貝州王則叛，仁宗北顧。妃乃陰喻潞公，貝州事

明鎬將有成績，可請行。潞公既行，貝州平，潞公以功拜相，羣論漸息。曹氏後封越國夫人。

貝州叛，仁宗皇帝召張文定欲遣之，文定以未嘗知兵，且薦明鎬自代，退以告陳恭公。明將行，復問事宜于文定，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爲上策，薦邢佐臣主其事。貝州平，卒以地道攻城成功，佐臣推功第一。

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于南京，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。及貴，妃數遣使致問明復，明復閉門拒之終身。

侍講楊敞卒，李壽朋詣先公曰：「楊公死，無以斂，幸經筵諸公賻之。」先公時爲翰林侍讀學士，既賻之，且語李曰：「此事當告之上。」明日經筵，先公啓曰：「楊敞死，無以殮，陛下幸矜恤。」仁宗頷之，少選，中使賚賜黃金百兩【三】，仍語中使曰：「楊敞家貧，不得受其遺賂。」仍使宣諭王某知。仁宗之眷邇臣如此。

李柬之、李受自侍從請歸老，先公時在經筵，因而奏曰：「柬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。近年士大夫貪冒爵祿，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。望陛下稍加恩數，以勵風俗。」已而詔就資善堂會經筵官，賜錢，內出珍果、名花，巨觥酌勸。時人榮之，比之二疎。

真宗飲酒三斗不亂，一日，召輔臣賜飲，至三斗，復進巨觥，觥退而酒出，詔貯之三瓶中，雜未飲酒，以賜輔臣。明日開視之，不能辨也。輔臣既對，問上所以，上笑曰：「古人

【三】
賚賜黃金百兩「賚」原作「問」，據類編本改。

謂酒有別腸，豈虛言哉。」

汴河舊底有石板、石人，以記其地里，每歲興夫開導，至石板、石人以爲則，歲有常役，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。京師内外有八水口，泄水入汴，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害，昔人之畫善矣。偶張君平論京畿、南京、宿、亳、陳、潁、蔡等州積水，以南京言之，自南門二堤直抵東西二橋，左右皆潞澤也，漁舫鳴榔如江湖。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，通泄積水。于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，三年而奏功，凡潞積之地爲良田。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，而不復開導，至元祐五年，實七十年。又舊河竝以木岸，後人止用土筏棧子，謂之外添裏補。河身奔兌，即外補之，故河日加淺，而水行地上矣。

南京去汴河五里，河次謂之河市。五代國初，官府罕至，舟車所聚，四方商賈孔道也，其盛非宋州比。凡郡有宴設，必召河市樂人。故至今俳優曰「河市樂人」者，由此也。

世宗開御河，本爲薊燕漕運計，御河其不可廢也。

前人每子弟及冠，必置盛饌，會鄉黨之德齒，使將冠者行酒。其中裏如唐人之草裏，但繫其脚于巾者。酒行，父兄起而告客曰：「某之子弟，僅于成人，敢有請。」將冠者再拜，右席者乃焚香善祝，解其繫而伸之，冠者再拜謝而出。自是齒于成人，冠服遂同長者，故謂之中裏，亦古之冠禮也。今冠帶尚謂之中裏，其由是矣。此風廢亦百年矣。

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，監在京麴院，後爲樞密副使，建第差壯麗。太宗皇帝一日

語融曰：「聞卿建第甚雄，朕方要一庫未成，可輟之。」即日遷居佛寺，今新衣庫是也。

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，得幸仁宗，溫成患之。一歲大旱，仁宗祈雨甚切，至燃臂香以禱，宮人、內璫皆右左燃之。祈雨之術備盡，天意弗答，上心憂懼。溫成養母賈氏，宮中謂之賈婆婆，威動六宮，時相認之以爲其姑，乃陰謂丞相，請出宮人以弭災變，上從之。溫成乃白上，非出所親厚者，莫能感天意，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，范氏遂被出，而雨未應。上問臺官李柬之，曰：「惟册免議未行耳。」是夕鎖院，賈氏營救不獲。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，雨遂霽。

自真宗皇帝澶淵之幸，朝廷不復講武。寶元中，元昊始遣介稱教練都使，乞于其國中自稱兀卒，又乞五音爲六。當時朝議既以天下久太平，未嘗議經武之策，而石元孫、劉平輩輒盛意言兵，以賊爲可討。獨吳春卿上疏曰：「彼之國中自號兀卒，而六音且奉正朔，臣子之分如常，可姑從之，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。」張文定亦繼有請，今武備不講，宜如吳育之議，因可爲邊備，俟其無厭，則我有以待之也。朝議非之。元昊既不得請，再遣使乃稱閭門使，邊臣乃舉兵。由是寶元、慶曆，西師累年，內外騷動。至明堂當大霽，仁宗問張文定赦目，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。上欣納之曰：「朕意也。」于是元昊入貢，西方以寧。

張元，許州人也，客于長葛間，以俠自任。縣河有蛟，長數丈，每飲水轉橋下，則人爲